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

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

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

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

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

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將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

殺魏豹亡走楚

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以精兵從項羽

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

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

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  
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日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  
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  
云無異騶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影過壁隙也今漢王慢而侮  
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  
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  
高祖本外日置三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魚鉅野澤中為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  
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効之彭越曰兩龍方  
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  
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日日出會後期者  
斬索隱曰日謂期也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  
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  
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

魏豹彭越

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  
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夫沛公引  
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閔王請侯還歸  
彭越眾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  
彭越將軍印使下齊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  
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  
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  
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  
略定梁地索隱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  
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  
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  
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  
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碭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  
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

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擒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罪

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一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請論如法反也

以為庶人傳處蜀青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費司今漢嘉是也

西至鄭志鄭屬京兆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

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非願處故呂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郟陽呂后

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

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閔奏請放之上乃可遂夷

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

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變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勝懷

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

索隱述贊曰魏各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立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接再續軍糧徵兵不往蒞臨其傷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曰地理志蘆江有六縣蘇林曰今

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

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

曰幾一作豈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音機楚漢春秋作人有

聞者共佻笑之○索隱曰謂眾共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

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索

隱曰曹輩也偶類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

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

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

嬰以項氏出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

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

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

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

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曾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  
布蒲將軍皆為將軍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  
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  
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  
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  
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  
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索隱曰鄒氏云間音開謂私  
也猶若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索隱曰鋒音通即他道  
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  
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  
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  
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  
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漢書音義  
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地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

陳布

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  
梁地至虞謂左右曰索隱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謂者  
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  
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  
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  
主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  
謂大宰掌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不見何必以楚為  
強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  
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  
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  
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  
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強可以託  
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  
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  
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

縮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  
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  
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  
為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也索隱曰負猶被以  
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強漢王收諸侯還守  
成皇榮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  
楚邊陲常守之也乘者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  
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地得欲戰則不得攻城則  
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榮陽成皇漢堅守而不動進  
則不能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月一作罷言  
書作罷音皮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  
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六王不與萬全之  
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  
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

繫布一

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  
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  
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淮南王所方  
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  
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  
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音委何也布曰如使  
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  
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  
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上方  
踞牀先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  
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  
江兵盡殺布妻孥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  
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  
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同

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

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索隱謂之腐儒者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

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人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

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

五萬人騎五千人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

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

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

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

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

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急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

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遇厚

禮故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少與賁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嘗

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

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

燕布

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

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

使人微驗微驗一作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兄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

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

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

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

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而史記

列傳惟五分士雅三侯裂地是到云故知疏即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

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三人者同功一

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

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

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

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

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索隱曰案大康地記云秦建敖倉

故亦云敖倉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

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索隱曰案大康地記云秦建敖倉

曰世有圖某之戰或言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其疏張置

以會圖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無要以爭使求利故

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

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馮敖倉此趨進要爭利者

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罪者也○索

隱曰罪音烏封反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

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有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

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

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千戶蓋開內侯也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

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

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

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殺

劉賈○索隱曰案地志臨淮有徐僮僮將為二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

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謂散地

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

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甄○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助反

蘄非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

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

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

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曰表云成王吳芮之子也使

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曰番陽人殺

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

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曰將封者六人

大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陶之後哉身被

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音白易反疾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

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

之興自愛那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漢書外戚傳亦云成也索隱曰

媚音冒媚亦妒也

婦婦之誅又補云姑夫婿婦則相是姑之別名今原美布之誅  
為婦誅其相如也其相如也至城國所以不得言姑婿是相也  
云男婦

索隱亦贊曰九江初筮當刑而玉既免徒中聚盜江上每雄莽  
卒頻破秦將病為羽疑歸授漢杖貫赫見駭卒致無妄

英布列傳第三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曰無善行可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

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

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

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漂謂以水擊絮

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為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

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也蘇林曰如言公子

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

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

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騰騰服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

通袴下脚騰下也於是信執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

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一徐廣曰戲一作麾下無所知名項

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

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除廣曰此客也。索隱曰李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事蕭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

惟長笑

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音灼曰廢不收也。索隱曰反叱卓犖反咤或作叱張晏曰廢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凶干反。索隱曰嘔嘔音吁者印刑弊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投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

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  
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  
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且三秦王為  
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  
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鄲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  
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  
豪無所害楚辭云銜王為豪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  
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  
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  
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  
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  
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  
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  
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三欣翟王

淮陰侯

即絕河關今蘇州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謂歸視病疾至國  
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威其蒲坂塞臨晉索隱曰乘音也  
東之東岸信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陳船欲渡臨晉索  
劉八云陳船不出名在舊開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案京兆而伏兵從  
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者漢書音義曰而伏兵從  
夏陽以木罌瓦渡軍徐廣曰以木為罌如罌以木押縛罌瓦以  
尚密索隱曰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索隱曰船豹不備之  
而防臨晉日今安邑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  
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徐廣曰相也索隱曰司  
馬彪郡志上黨潞縣有開與音反信之下魏破代漢軻使人  
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  
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趙王成安君陳  
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  
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索隱曰

音微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如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  
此乘勝而去國遠聞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推蘇  
後舉漢書音義曰推取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  
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音奇兵三萬人  
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城前不得闔退不  
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  
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  
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  
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  
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  
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選報則大喜乃敢引  
兵遂下木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漢書音義曰傳發傳發漢書音義曰傳發  
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如淳曰韓音蔽依山  
謂令從間道小路間前地見陳軍營即往仍須隱山自蔽勿令  
趙軍知也革音蔽蔽者

云草蔽也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  
赤幟令其裨將傅徐廣曰音食也○索隱曰如淳曰小飯食曰今  
日破趙會食飯度曰立駐傳食也○如淳曰小飯諸將皆莫信詳應  
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  
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  
而大笑平且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  
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  
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  
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  
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  
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以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  
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徐廣  
暗離氏音離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  
千金於是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

師事之請將効首虜。索隱曰如淳云効猶見也晉灼云休畢賀因効數也鄭玄注孔効猶見也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自為戰今子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君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

唯陰侯

而失之軍敗鄙下。李奇曰鄙音是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李奇曰此之駟也虜魏王禽夏說開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失莫不輟耕釋耒榆衣甘食。索隱曰榆郵氏音瑜美也愚也愚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榆食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愚也愚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榆食傾耳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釋兵釋酒也。索隱曰劉氏依劉達作解酒謂以酒食饗兵士也。索隱曰古釋字此首燕路而後遣言者東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

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  
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  
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  
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  
滎陽漢王南出之苑葉間得黥布走入城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  
漢王出城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  
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其印符以摩召  
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  
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又謂曰謂趙人信  
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  
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  
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掉三寸之  
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百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  
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

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罷齊歷下軍餘廣曰濟南歷下縣遂至臨菑  
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  
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  
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闘窮戰其鋒  
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  
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  
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  
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  
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酈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  
去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昌都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  
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  
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  
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  
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

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日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張華曰武涉墓在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知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

惟套矣

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共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子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以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立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處燁燁風起當此之時憂在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



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二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北勝敗滎陽傷城阜也臣瓚曰謂軍挫衄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自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

淮陰侯

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獻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土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抵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獻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

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擗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以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墾為儋石斗石也過一石曰一說一儋與一解之餘素隱曰閩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徐廣曰踟一作踟也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音巨音琴反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

淮陰集

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固無君上之意說不聽因去詳狂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者不可與圖大事物於臣曹也○索隱曰案漢書及戰國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徐廣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家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昭曰今素與信善項王死後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將游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人曰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將游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

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徐廣曰以齊原千乘東萊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家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昭曰今素與信善項王死後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

將游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人曰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將游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

斬昧謂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  
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  
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謂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

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狡兔死良狗亨

海內狡兔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

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

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面絳灌等列信

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

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

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一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

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

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

也陳豨拜為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為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

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西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

淮陰侯

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

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

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也陳豨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

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

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其家臣夜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

襲信后太子部署已定特豨其舍人得罪於信

信欲反狀於吕后吕后欲召心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誅令人

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君手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

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

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誅豈非人哉遂夷信二族高祖已從豨軍來

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

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督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

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吕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

不用吕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

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為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於鹿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跼之狗吠堯堯宋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呂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家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為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沉沙決水拔幟傳殄醜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議偽遊可歎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卷

韓王信盧縮列傳卷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者諺也諸書不言有韓信後都案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世為韓王名耳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為孽索隱曰

趙魏皆已前三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齊

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韓懷王沛公引

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

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鋒東嚮

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

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血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徐廣

年十一月誅成案漢書曰封侯

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  
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乃立韓信為  
韓王徐廣曰一月常將韓兵從二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  
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  
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穎川明年春  
日即五年之二月韓信封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  
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從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劔都晉  
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破音被馬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  
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素隱曰冒音信數  
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之有一心使人責讓信信  
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匈奴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  
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  
名屬上郡勇丘呂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  
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

韓信

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之匈奴復聚  
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嘗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  
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  
城上出白登張晏曰白登邑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  
白登山冒頓圍漢高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  
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  
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謹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  
漢書音義曰言惟請令強弩傅兩矢外嚮素隱曰徐行出圍入  
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  
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謀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  
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距漢塞使柴將軍擊之豨曰參合也  
武節殿云柴奇晉為云奇孟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  
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  
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

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焉邑僕不能  
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  
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今僕有三罪於陛下  
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憤於吳也索隱曰蘇林曰憤音奮

今僕亡匿山谷間且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痲人不忘起索隱曰

耳遂戰柴將軍魯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類  
當城漢書音義曰標名生子因名曰類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

至孝文十四年類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類當為弓高侯地理

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

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類當孽孫韓嫪漢書音義曰音舉

道侯子代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徐廣曰長君之子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孝曰

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

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

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

祖初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

尉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

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縮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

冬以破項籍適使盧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  
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  
者七人欲王盧縮為羣臣缺望如孝曰缺音缺而怨望也章昭曰  
及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群  
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盧縮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  
縮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縮

禮王信

物志子拜為龍頰侯續說後索隱曰頰五格反又

李君也作維音洛姑頰縣名

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縮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縮亦使其有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滅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以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縮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齊之陳豨所欲令以亡豨等曰使陳豨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豨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縮縮稱病上又使碎陽侯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縮愈恐閉匿謂其幸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

盧縮

屬在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且迺遂解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碎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張勝上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縮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縮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年居長城下侯伺辛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縮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虜王縮為醫東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縮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縮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縮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如律曰為東胡王妻也封為亞谷侯律廣曰亞也陳豨者宛胸人也云秦人是指先生之義異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為列侯豨曰為侯以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宛附至以趙豨上為侯以為擊將軍別定代已破戚茶封豨為陽夏侯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

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邇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其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勇丘巨所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友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趙代使人為豨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劄曰常山二十五城豨攻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劄友乎對曰不友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劄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豨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文也劄以此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謂之羽檄也其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勇丘巨皆

陳豨

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謂之各以千金黃目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柳城斬首萬餘大剽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勇丘巨其麾下受購賞之甘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為代王代王都中都代代王代王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繁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詠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強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目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徭巴北通類當歸



國龍額有功盧縮親愛群臣莫同舊燕是王東胡討窮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田儻列傳卷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田儻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儻從弟田榮榮弟

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榮弟橫各逃為王榮并王三齊陳涉之

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儻許為縛其奴

從少年之廷欲調殺奴服虔曰古殺奴也而以罰也見狄今因

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自古之建國儻田氏

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

儻因率兵東略定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

於齊齊王田儻將兵救魏徐廣曰二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

殺田儻於臨濟下儻弟田榮收儻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儻

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

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

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

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月榮相之田橫為

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

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迺肯出兵楚懷王曰

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

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

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音非

直手足戚也文選曰言將一身非手足憂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

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增募矣如淳曰齟齬音統齟齬也楚

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東走

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

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從齊王田市更王膠東

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其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

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

羽立田安為齊王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趙攻

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

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友趙地而

擊田都田都立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

王彊暴而王富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逃亡就國田榮怒追擊

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

并三齊之地田都王齊田安王膠東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王

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正月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

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二月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

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二月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

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

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二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

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廣王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

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酈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擊齊

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

飲

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  
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辱酈生齊王廣東  
走高密一作廣曰高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  
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殺破龍  
且餘廣曰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  
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敗橫之軍於贏下晉灼曰秦田  
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  
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  
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之自立為齊假王餘廣曰漢因而立之後歲  
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  
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韓昭曰海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不  
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功至亂逆使使放田橫  
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身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公  
將而實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

西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西  
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  
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維陽如淳曰四馬未  
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應劭曰尸鄉在廐師也橫謝使者曰人臣  
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  
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亭人之  
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  
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  
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  
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  
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  
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家旁孔皆自剄下從之  
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  
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

也

大史公曰其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謂蒯通

者善為長短說蒯通之說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

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漢書曰書名也雋音松遠反通善齊人安

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

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

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曰言天下非死善

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數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英豪田儋項

冠立市相榮楚封王假齊破酈生兄弟更王海島傳聲

###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

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

監豐下索隱曰案監者秦時御史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

西索隱曰謂其與司馬足戰碭東秦司馬卻敵斬首十五級

賜爵國大夫文大知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

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大知也復常從攻城陽徐廣曰年

東索隱曰沛陽也先登下沛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

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間或作間呂氏春秋

去得經上問晉曰各通於天子賞文侯以上間爵索隱曰張晏

引呂氏春秋證上問晉中間之問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

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索

破揚熊軍於曲遇索隱曰音攻宛陵索隱曰地先登斬首八

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

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賜爵張晏曰食祿萬石而無邑費曰

秦牛列侯乃有封爵也○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

其位号或得邑也或空受爵此從攻長社鞞鞞絕河津東攻秦軍

於尸南攻秦軍於犍破南陽守蒯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鄆

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

封也○索隱曰張晏曰重封者兼二爵蓋為得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

非也小顏以為重封者兼二爵蓋為得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

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

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

饗軍士中酒張晏曰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

沛公項伯常肩蔽沛公時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

急乃持鐵鉞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漢書音義曰立帳下徐廣

本立惟下睡目項羽曰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

而視皆皆血出項羽曰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

乎會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危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

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

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樊噲去既沛公留車騎獨騎

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

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會韓入營謂讓

項羽沛公事幾殆也索隱曰沛公明日項羽入名咸陽立沛公為

漢王漢王賜噲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

秦別擊西丞白水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魏縣如淳

志無西丞似秦將名○索隱曰秦西謂隴西之西縣白水名出

武都西縣東南流言噲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

皆非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黎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諫

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壤

東以為今之小顏亦索隱曰卻敵速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栒中咸陽

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

西也灌謂以水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

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文云攻趙賁下郿槐

公晉十

里物中咸陽也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裡稱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率不欲再見其文故因舊稱廢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

一名樊川一名御從攻項籍屠煮棗無煮棗功臣表則有煮棗侯清河有棗棗城小頗以為攻項籍屠煮棗合在河南非擊破王武

程處軍於外華攻鄒魯取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此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

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

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

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虜丘巨軍徐廣曰虜一作霍字

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也也孟子曰善義謂之殘傷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卯尹潘軍於無

樊會

縱廣曰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勇代丞相馮梁守險倉

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

三其後燕王盧縮反噲以相國擊盧縮破其丞相抵薊南抵前

力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

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嬃為媼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

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官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

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官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

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久

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事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嬖屬索隱曰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元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索隱曰酈音歷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此元三年二月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與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索隱曰事與酈生傳及身

表小不同蓋商以將軍四千入屬沛公於歧索隱曰此地名關從攻長社先登賜酈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關中旬關水之上關定漢中頃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音友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蘇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五千戶號曰丞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道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馮門得代丞相程縱行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

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一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

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軍門也漢書作

拒垣小類以為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為前鋒堅蔽若垣墻非

也陷兩陣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

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

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選曰

轄其子寄字况索隱曰縣寄字也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

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

劫酈尚令其子况給呂祿索隱曰給其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

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蓋為景侯子寄代侯

天下稱賢况賣父也師固曰夫賣父者謂見利而忘義也寄父

可也君親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

下得俞侯驪布音第○下隱曰俞音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

王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景

帝怒下寄吏有音第○索隱曰侯景帝乃以寄他子封侯終侯徐廣曰

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索隱曰案楚漢春每送使

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

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祖索隱曰告白也高祖時為

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告故不傷嬰高祖自告不傷人

索隱曰案音灼云獄結竟評因鞠語嬰證之後獄覆索隱曰高帝

罪狀因若辭任欲乞鞠者請之也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管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

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

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

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

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

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

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

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

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

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



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璽索隱曰案說文白

相部署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

轉為滕公徐廣曰今世朝案書曰嬰為滕公今沛郡公因復奉車從攻南

陽戰於藍田芷陽今謂陽也芷音止地名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

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

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

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

棄之索隱曰謂音厥又音巨月反嬰常收竟載之徐行而雍樹

乃馳服度曰高祖嬰之故嬰固樹是也而向也應劭曰古者

人謂抱上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之也蘇林曰南陽

縣樹也索隱曰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死其言或常時有此說

其應服也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

統蓋諱也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前一作祈

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隱曰蓋鄉名也漢書作

祈陽五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索

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隱曰

夏笑學一

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山為帝其秋燕王臧荼支嬰以太僕

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

武泉雲中志武泉在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復厚

大破之自北至志武泉在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復厚

以六僕擊胡騎平城南二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

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

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

乃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

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

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謚為

文侯索隱曰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故馬橋東大

道南俗謂之馬塚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

行指地悲鳴得石博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

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頌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

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穎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

邯鄲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武

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嬰

疾力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

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櫛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

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皆非爵士加美耳

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

三秦下櫛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

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

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

陽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

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

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

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雄長之長

張守節曰以長即令也如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

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

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

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

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

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

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岩石服虔曰若音沙○索隱曰至平城為胡

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

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將也曲逆盧敖上曲陽安國安平

攻下東垣黥布反巨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

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



肥誅餘廣曰一作錄○索隱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  
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  
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  
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  
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  
右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  
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  
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  
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  
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  
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  
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  
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  
曰懿侯之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丁卒子強代侯十二年強有罪絕

灌嬰

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  
賊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  
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  
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索隱

索隱述贊曰唯賢影響墨蒸龍變屠狗販繒攻城野戰扶義西  
上受封南面酈況賣交舞陽內援滕灌更生奔葉繁衍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